

第八章 《彙音妙悟》之正音層

《彙音妙悟》一書中，一字多音和文白異讀的現象很多，從這些文白異讀的現象當中，我們發現《彙音妙悟》一書存在著不同的語言層次，其中白讀層可以再析分出其他的語言層。文讀層中一有部份是作者黃謙特別註明「正音」或「正」的語言資料。

本章節將針對《彙音妙悟》一書中，所羅列的「正」與「正音」的字與泉州音作一分析比對，討論兩者之間因為語言接觸的關係，在語音上產生的變化為何，到底《彙音妙悟》中的正音來源為何。

第一節 正音層的聲、韻、調

《彙音妙悟》一書中黃謙標明為正音者共有 58 例，加上 10〈商〉韻全韻皆為正音字，因此共有 74 例，扣除〈高〉韻英母下，「瑚」字旁，作者標示為「土音正音乎」，在此暫不列入，故有 73 例¹。

商韻：

	聲調	上平	上上	上去	上入	下平	下上	下去	下入
	柳	+	+	△	○	△	○	△	○
十	邊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	求	江 _正	講 _正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商	氣	△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	地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
¹ 董忠司，〈泉州話文白之外的近代官話層〉，第六屆國際閩方言學術研討會，1999 年。所羅列的正字共有 72 例。但若從其分布於十五個聲母的情形看來，筆者與董忠司所歸納出的正字並不同。

	普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十	他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	爭	○	+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	入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△
五	時	先 _正	+賞 _正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	英	○	勇 _正	○	○	○	○	+用 _正	○
	文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音	語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	出	清 _正	○	○	○	○	○	+唱 _正	○
	喜	+香 _正	+	○	○	○	○	○	○

雖說作者自行標示的正音有 73 例，然書中仍有未標示但疑似正音字的，如：「茶」、「帕」、「雞」等字是疑似正音字，在此由於資料不足，無法確切判斷在當時，是正音字或是當時的文讀音，因此本章節暫時不予討論，僅以黃謙註明為「正」「正音」者為本章節的討論重點。

將《彙音妙悟》所收的正音字整理分析後，發現正音字分別分布於十五個聲母²中：

表<251> 《彙音妙悟》十五音下的正字音

	柳	邊	求	氣	地	普	他	爭	入	時	英	文	語	出	喜
十五 字母															
字數	1	4	9	1	1	1	9	1	3	3	6	7	5	5	3
〈商〉	6			1				1		1	1			1	3

從上表可知，《彙音妙悟》各聲母都有正音字，並無缺漏者。董忠司(1999)認為各聲母中都有正字，有兩種可能：

一是正音母體和泉州音都具有相同的十五個聲母，一是正音母體受到泉州話的『薰染』或調整，依當地聲母重新調整正音的聲母、或依在地聲母一一折換正音的聲母。

² 請參照第七第八章文讀層與白讀層的音韻結構表

董忠司認為前者的說法成立的機率相當的低，因為若是兩者的聲母系統相同，那麼所謂的「正音」就有可能具備了此地區的方言特性，如此一來，便不再被視為正音，既然是正音，就應該是與當時的共通語或標準語相同或相類似。

個人非常贊同董忠司的看法。我們知道語言間相互接觸時，會產生互相協調的過程，而此過程中，常會出現兩種情形，一是母語干擾一是借貸。而借貸的單位不是語素，而是詞或詞以上的單位，在此我們不討論詞彙，因此不論及此方面。而「母語干擾」，是所謂本身的語言對第二語言結構形成的干擾。其干擾是包含語音、詞彙、語法等等。而這裡所說的「母語干擾」便是董忠司所說的依當地的聲母「調整」或「折換」³正音。

而且我們在前面以談論過當語言發生接觸時，兩種語言間的差異越大，其競爭越強，若是相近的兩種語言，其改變較小而且較緩慢。黃謙之所以會特別提出並標記清楚，是希望使用此韻書者，能夠分清楚其差異。

然而就正音的聲母部分來看「正音」，雖然十五個聲母都有正音字的存在，但是並非全部調整其聲母。若正音聲母是在地聲母⁴所不具備的，則才加以調整，反之，則直接折換。

一、「正音」聲母與「在地音」《彙音妙悟》聲母相同者：

1. 「柳」字頭：

表<252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兩	商韻	陰上	柳聲	來	liǎng	liɑŋ2
亮	商韻	陰去	柳聲	來	liàng	liɑŋ3
曉	商韻	陽去	柳聲	來	liàng	liɑŋ7
涼	商韻	陽平	柳聲	來	liàng	liɑŋ5
娘	商韻	陰平	柳聲	娘	niáng	nian1
力	基韻	陰入	柳聲	來	lì	liʔ4

³ 這裡所謂的「折換」是董忠司所提出的看法，他認為有些新語言與在地語言接觸時，若有相同的語音系統則直接採用對換的方法，若否，則採用折合的方法，即以當地語言做調整。

⁴ 此處所謂的「在地音」是依董忠司的看法，認為是當地語言，在此指的是《彙音妙悟》本身所代表的語言系統。

從上表我們可以得知，因為泉州聲母中的「柳」字頭所代表的聲母為 l-/n-，剛好可以與「正音」相對應，因此，柳字頭下的正音，並非聲母的調整，而是完全全可以對當並折換的。

2. 「文」字頭

表<253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迷	基韻	陰平	文聲	明	mí	mi1
密	基韻	陰入	文聲	明	mì	mih4
末	東韻	陰入	文聲	明	mò	bok4
買	開韻	陽上	文聲	明	mǎi	mai6
賣	開韻	陽去	文聲	明	mài	mai7
馬	嘉韻	陰上	文聲	明	mǎ	ma2
罵	嘉韻	陰去	文聲	明	mà	ma3

在地音的「文」字頭與正音都為雙唇濁不送氣的鼻音聲母 m-，二者之間聲母語音相同，因此可以直接對應。

3. 「普」字頭：

表<254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匹	基韻	陰入	普聲	滂	phɪ	phi?4

在地音的「文」字頭與正音都為雙唇清送氣塞音聲母 ph-，二者之間聲母語音相同，因此可以直接對應。

4. 「邊」字頭：

表<255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必	基韻	陰入	邊聲	幫	pì	piʔ4
弼	基韻	陽入	邊聲	並	pì	piʔ8
彼	飛韻	陰上	邊聲	幫	pǐ	pui2
髀	飛韻	陰上	邊聲	幫	pì	pui2

在地音的「文」字頭與正音都為雙唇清不送氣塞音聲母 p-，二者之間聲母語音相同，因此可以直接對應。

二、「正音」聲母與「在地音」《彙音妙悟》聲母相似者：

1. 「求」字頭：

表<256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講	商韻	陰上	求聲	見	tɕiǎŋ	kiaŋ2
吉	基韻	陰入	求聲	見	tɕí	kiʔ4
甲	基韻	陰入	求聲	見	tɕiǎ	kiʔ4
及	基韻	陽入	求聲	群	tɕí	kiʔ8
戛	基韻	陰入	求聲	見	tɕiǎ	kiʔ4
巾	賓韻	陰平	求聲	見	tɕIn	kin1
家	嗟韻	陰平	求聲	見	tɕiǎ	kia1
劇	乖韻	陽去	求聲	見	kuèì	kuai7

若我們從中古音到國語的聲母演變來看，見母(k-)在國語的洪音前不變，讀 k-，細音前顎化，讀 tɕ-。上表所列七個字，在中古音中都是見母字。《彙音妙悟》作者以「求」聲去折換是符合語言變化的。

2. 「氣」字頭：

表<257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鏘	商韻	陰平	氣聲	清	tɕiāng	khiang1
乞	基韻	陰入	氣聲	溪	tɕhǐ	khi?4

國語中的顎化聲母 ɕ、ç、ɕ 是由中古的齒頭的精系字和牙音的見系字受[i]或[y]介音的影響而形成的，泉州正音以 kh-去讀，是保存官話演變規律。

3. 「喜」字頭：

表<258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響	商韻	陰上	喜聲	曉	ɕiǎng	hiang2
响	商韻	陰上	喜聲	曉	ɕiǎng	hiang2
香	商韻	陰平	喜聲	曉	ɕiāng	hiang1
鄉	商韻	陰平	喜聲	曉	ɕiāng	hiang2
孝	朝韻	陰去	喜聲	曉	ɕiǎu	hiau3
欣	賓韻	陰平	喜聲	曉	ɕin	hin1

若我們從中古音到國語的聲母演變來看，曉母(x-)在國語的洪音前不變，讀 x-，細音前顎化，讀ɕ-。上表所列六個字，在中古音中都是曉母字。《彙音妙悟》作者以「喜」聲去折換是符合語言變化的，並且是保留官話的語音系統。

4 「出」字頭：

表<259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清	商韻	陰平	出聲	清	tɕhīng	tshiang1
倡	商韻	陽去	出聲	昌	tɕhàng	tshiang7
唱	商韻	陽去	出聲	昌	tɕhàng	tshiang7
叱	基韻	陰入	出聲	昌	tɕhǐ	tshi?4

七	卿韻	陰入	出聲	清	tɕhɪ	tshik4
擦	三韻 1	陰入	出聲	清	tshā	tshap4

國語中的顎化聲母ㄑ、ㄑ、ㄒ是由中古的齒頭的精系字和牙音的見系字受[i]或[y]介音的影響而形成的，所以國語中看不到ㄒ(ts)、ㄑ(tsh)、ㄒ(s)和ㄍ(k)、ㄎ(kh)、ㄒ(x)後面帶[i]或[y]，而ㄑ(tɕ)、ㄑ(tɕh)、ㄒ(ɕ)只和[i]或[y]相配。

因此，上表中《彙音妙悟》註明的正音，凡是發舌面前送氣清塞擦音的ㄑ(tɕh)的字，黃謙都以舌尖前送氣清塞擦音ㄑ(tsh)來折換是符合語音規律，而讀舌尖後送氣清塞擦音的ㄑ[tɕh]以舌尖前送氣清塞擦音ㄑ(tsh)來替代調整，正是以「在地音」去研讀「正音」，這種在語言接觸時面對新語言的處理方式，其實仍存在於現代語言中。

以台灣來說，國民政府來台後，以北京話作為台灣的主要語言，許多母語是台灣話的人民，紛紛以台灣話的語音系統來讀北京話，所以吃飯就變成了ㄑ(tsh)飯，也是此種調整後的一種現象。

5. 「爭」字頭：

表<260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掌	商韻	陰上	爭聲	章	tʂǎŋ	tsiaŋ2
柞	嘉韻	陰入	爭聲	精	tsuð	tʂaʔ4

爭字頭的情形與出字頭一樣，ts-與 i 結合是讀為 tɕ-，而中古時期章系字本身就讀 tɕ-，其演化過程是 tɕ > tʃ > tʂ。

6. 「時」字頭：

表<261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先	商韻	陰平	時聲	心	ɕiān	siaŋ1
想	商韻	陰上	時聲	心	ɕiǎŋ	siaŋ2

賞	商韻	陰上	時聲	書	ʂǎng	siaŋ2
歲	飛韻	陰去	時聲	心	suèi	sui3

「時」字頭的調整與折換，是與出字頭、爭字頭相同的。

7. 「入」字頭：

表<262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狴	飛韻	陰平	入聲	日	zúí	juí1
藜	飛韻	陰上	入聲	日	zúǐ	juí2
芮	飛韻	陰去	入聲	日	zúì	juí3

正音中的z-是舌尖後濁不送氣擦音，和《彙音妙悟》入字頭的舌尖不送氣濁塞擦音 j-是音韻相近的關係，因此以 j-來替代z-。

8. 「他」字頭：

表<263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梯	基韻	陰平	他聲	透	thī	thi1
體	基韻	陰上	他聲	透	thǐ	thi2
替	基韻	陰去	他聲	透	thì	thi3
剔	基韻	陰入	他聲	透	thī	thi?4
啼	基韻	陽平	他聲	定	thí	thi5
弟	基韻	陽上	他聲	定	tì	thi6
地	基韻	陽去	他聲	定	tì	thi7
狄	基韻	陽入	他聲	定	tí	thi?8
頭	秋韻	陽平	他聲	定	thóu	thiu5

若我們從中古音到國語的聲母演變來看，透母(th-)在國語讀 th-，上表所列前五個字，在中古音中都是透母字，對應上沒問題。

而中古定母字是個全濁聲母，但因濁音清化的關係，平聲讀為 th-，仄聲讀

爲 t。上表所列後五個字，在中古音都是定母字，其中「啼、頭」二字對應上沒問題，其他三字則採用發音部位相同的音折換。

9. 「地」字頭：

表<264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質	基韻	陰入	地聲	知	tʂí / tʂì	tiʔ4

從中古知(t)母到國語的音變規律 t>tʂ>(tʂ)>tʃ>tʂ中，可以看出當時在地語言對「正音」字的語音折換，是具備了相當的語言程度。

10. 「英」字頭：

表<265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映	商韻	陽去	英聲	影	ing	iaŋ7
勇	商韻	陰上	英聲	以	õng	iaŋ3
用	商韻	陽去	英聲	以	õng	iaŋ7
一	基韻	陰入	英聲	影	ī	iʔ4
逸	基韻	陽入	英聲	以	ì	iʔ8
惟	基韻	陽平	英聲	以	uéi	iʔ8
漚	鉤韻	陰平	英聲	影	Ōu	iəu1

中古音中的以母字大約在十至十九世紀已經與喻母字合併，成爲零聲母的字，影母字也在宋代，大約是十~十三世紀時變爲零聲母了，而《彙音妙悟》以英字頭去讀以母、影母字，是符合語音規律的。

11. 「語」字頭：

表<266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倪	基韻	陰平	語聲	疑	ní	gi1
詣	基韻	陰去	語聲	疑	ì	gi3
逆	基韻	陰入	語聲	疑	nì	gi?4
銀	賓韻	陽平	語聲	疑	ín	gin5
彥(g)	軒韻	陰去	語聲	疑	jàn	gian3

「語」字頭所收之正音字，都為中古疑母字ŋ-，而閩南語的ŋ-、g-屬同一音位，因此，中古的舌根鼻音聲母「疑」母，就以「語」字頭來呈現。

然中古疑母字到了宋代，大約是十一~十三世紀左右，聲母逐漸失落而成爲零聲母的字，然《彙音妙悟》本身並不把這些字歸入英字頭，而是把它放到語字頭底下，應是保留早期官話的語音系統。

二、正音字分別分布於下列十五個韻母中：

表<267>

韻部	朝	飛	卿	商	東	開	嘉	賓	嗟	軒	三	秋	鈎	乖	基
字數	1	6	1	23	1	2	3	3	1	1	1	1	1	1	27
董忠司	1	7	—	23	1	2	3	3	1	1	1	1	1	1	25

雖然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字，黃謙自己標示的只出現在這十五個韻目當中，不過仍有部分的疑似正音字，出現在其他韻目，在此暫時不論。不過從這 73 例，可以得知正音母體與在地語言之間的韻母對應，大多數的韻母是一樣的，部分則是將正音的語言折換成爲具有在地語音色彩的讀音。

1.具有-i-介音或元音爲-i：

表<268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兩	商韻	陰上	柳聲	來	liǎng	liɑŋ2
亮	商韻	陰去	柳聲	來	liàng	liɑŋ3
曉	商韻	陽去	柳聲	來	liàng	liɑŋ7
涼	商韻	陽平	柳聲	來	liàng	liɑŋ5
娘	商韻	陰平	柳聲	娘	niáng	niaŋ1
力	基韻	陰入	柳聲	來	lì	liʔ4
迷	基韻	陰平	文聲	明	mí	mi1
密	基韻	陰入	文聲	明	mì	mih4
匹	基韻	陰入	普聲	滂	phī	phiʔ4
必	基韻	陰入	邊聲	幫	pì	piʔ4
弼	基韻	陽入	邊聲	並	pì	piʔ8
掌	商韻	陰上	爭聲	章	tʂǎng	tsiaŋ2
先	商韻	陰平	時聲	心	ciān	siaŋ1
想	商韻	陰上	時聲	心	ciǎng	siaŋ2
賞	商韻	陰上	時聲	書	ʂǎng	siaŋ2
梯	基韻	陰平	他聲	透	thī	thi1
體	基韻	陰上	他聲	透	thǐ	thi2
替	基韻	陰去	他聲	透	thì	thi3
剔	基韻	陰入	他聲	透	thī	thiʔ4
啼	基韻	陽平	他聲	定	thí	thi5
弟	基韻	陽上	他聲	定	tì	thi6
地	基韻	陽去	他聲	定	tì	thi7
狄	基韻	陽入	他聲	定	tí	thiʔ8
頭	秋韻	陽平	他聲	定	thóu	thiu5
質	基韻	陰入	地聲	知	tʂí / tʂì	tiʔ4

映	商韻	陽去	英聲	影	ìng	iaŋ7
勇	商韻	陰上	英聲	以	yǒng	iaŋ3
用	商韻	陽去	英聲	以	yòng	iaŋ7
一	基韻	陰入	英聲	影	ɪ	iʔ4
逸	基韻	陽入	英聲	以	ì	iʔ8
惟	基韻	陽平	英聲	以	uéi	iʔ8
吉	基韻	陰入	求聲	見	tɕí	kiʔ4
甲	基韻	陰入	求聲	見	tɕiǎ	kiʔ4
及	基韻	陽入	求聲	群	tɕí	kiʔ8
戛	基韻	陰入	求聲	見	tɕiá	kiʔ4
巾	賓韻	陰平	求聲	見	tɕɪn	kin1
家	嗟韻	陰平	求聲	見	tɕiǎ	kial
孝	朝韻	陰去	喜聲	曉	ɕiǎu	hiau3

現代音與泉州話正音的韻母部分都互相符合。

2. 具有-u-介音：

表<269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彼	飛韻	陰上	邊聲	幫	pǐ	pui2
髀	飛韻	陰上	邊聲	幫	pì	pui2
歲	飛韻	陰去	時聲	心	suèi	sui3
狴	飛韻	陰平	入聲	日	zuí	jui1
藜	飛韻	陰上	入聲	日	zuǐ	jui2
芮	飛韻	陰去	入聲	日	zuì	jui3

唯有兩例「彼」「髀」二字，沒有-u-介音。主要是因為此二字，中古音為支韻開口三等字，開口字本身是不具有-u-介音的。

3.其他：

表<270>

例字	韻目	聲調	聲母	中古聲母	現代音	泉州正音
末	東韻	陰入	文聲	明	mò	bok4
買	開韻	陽上	文聲	明	mǎi	mai6
賣	開韻	陽去	文聲	明	mài	mai7
馬	嘉韻	陰上	文聲	明	mǎ	ma2
罵	嘉韻	陰去	文聲	明	mà	ma3
講	商韻	陰上	求聲	見	tɕiǎŋ	kaŋ2
擦	三韻 1	陰入	出聲	清	tshā	tshap4
柞	嘉韻	陰入	爭聲	精	tsuò	tʂaʔ4
漚	鈎韻	陰平	英聲	影	ōu	iəu1
講	商韻	陰上	求聲	見	tɕiǎŋ	kaŋ2
劇	乖韻	陽去	求聲	見	kuèi	kuai7

大抵主要元音相同，部分是韻尾不同。

以上例字為《彙音妙悟》各韻目中的正音字，若是在地語言中有相對應的韻母，則不變，倘若沒有，則加以調整。

韻母的部分，〈商〉韻作為一正韻，其發展是與語言在地化走相反的路。《彙音妙悟》中，文白讀系統已經呈現對應關係，如：「賞」字，文讀為 siŋ2，白讀為 siunn2，而置於〈商〉韻的 siŋ2，既非文讀，也非白讀，而是作者標明的「正音」，表示作者確知此音非來自《彙音妙悟》本身泉州音系的文白系統，而是外來的語音系統。而這外來語音系統是否來自漳腔的文讀音？應該不然。若是來自漳腔，作者應會如同〈管〉韻一樣，標明漳腔就好，而且收字應該不至於那麼少。從現代的泉州方音來看，泉州音是有-iaŋ的。倘若《彙音妙悟》並未在此韻中所收的字標註是「正音」，相信多數人都會認為是受到漳州的文讀音所影響的。

若是將其視為正音的官話系統，則是有可能的，因為第一是因為為了配合正音母體所產生的新的韻母，所以當時收字較少。第二從現代泉州的語音系統看

來，林連通(1993)中所收的-ian韻字，比起《彙音妙悟》時代更多，是可以推測這個外來的語音系統，慢慢的在閩語泉州音系中，扎根發展。

而「家」「孝」二字，出現-i-介音是比較特殊的，是值得探討的。

家：麻平開二見 中古麻韻二等讀-a

孝：肴去開二曉 中古肴韻二等讀-au

查《彙音妙悟》「家」字有二讀，一為 ka1，一為正音的 kia1；「孝」有二讀，一為 hau3，一為正音的 hiau3。案：現代泉州方言「家」字有 ka1,ke1 文白兩讀，「孝」字有 hau3,ha3 文白兩讀，二字無論是從現代方言或是中古音來看，都沒出現-i-介音。然而因為官話系統已有顎化現象，因此《彙音妙悟》的在地語音受到正音母體的影響，讀音趨向於正音母體。

三、正音字分別分布於八個聲調中：

表<271>

韻部	上平	上上	上去	上入	下平	下上	下去	下入
次數	15	14	8	17	5	2	8	4

正音字出現在泉州音的各個聲調中，有可能是正音的語言系統中和泉州話同樣具有八個聲調，但這個可能性是非常低的，因為宋元以後的官話系統，很難找到聲調有平上去入四聲，且又分陰陽的方言，因此認為與上述一樣，是正音在地化的結果。

從資料分析整理中，發現作者在處理正音與當地語言的聲調時，仍可看出一些端倪：

表<272>

普通話聲調	泉州話聲調
陰平	陰平/陰入
陽平	陽平
上	陰上/陽上
去	陰去/陽去

從這裡可以看出，作者在處理正音時，並非隨意調整或折換，仍舊考慮到語音系統的對應關係。

董忠司(1999)將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與泉州話的關係，以下表來說明：

正音母體 → 調整 → 泉州式正音

第二節 正音字與官話

前一節我們以將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字作一簡單的分析，然如何再進一步去了解正音字的來源到底為何？是否是所謂的官話的語音系統呢？

《說文》：「正，是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正，正當也，長也，定也，平也，是也。」
「正音」應所指的是「對的音，正確的音」。

「官話」一詞，根據張玉來(2007：p16)的考證認為最早出現此詞的時間應是 1483 年。他從《朝鮮實錄·成宗實錄》十四年載，明朝廷使者與朝鮮官員在對話中提及了「官話」。《朝鮮實錄·成宗實錄》十四年載⁵：

「上語副使曰：『我國至誠事大，但語音不同，必學得**字音正**，然後**語音亦正**。幸今頭目官真是好秀才。予欲令質問字韻，請大人使秀才教訓。』副使曰：『我雖不言，彼必盡心矣。』命昭葛貴賜酒，謂曰：『汝盡心教誨，予深喜悅。』貴啟曰：『俺南方人，**字韻不正**，**恐有差誤**。』……(葛貴評價朝鮮人給他看的《直解小學》一書)
『反語甚好，而間有古語，不合時用。且不是**官話**，無人認聽。』」

⁵ 轉載自張玉來《近代漢語官話語音研究焦點問題》，頁 1。

從此段文獻記載，可以得到三個資訊：

1. 要學會講對的音，應得要先學會對的字。
2. 當官者至少會兩種語言，一種是家鄉話，一種是官場使用的官話。
3. 在當時，若說方言無人能懂

由此推論，所謂的「官話」亦即是「官場用語」，或者說是「官場的公用之語」，是大家相互間可以聽得懂語言。

自明清以來，無論是字書或是韻書、韻圖，無論是書名或是在自序中，作者常提及要「正字」「正音」，主要在於大家都以鄉音溝通，但來自不同地區的人，倘若沒有一共通語，要溝通是有其困難性的，因此才需要強調「正音」。

然而，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字到底與官話的關係為何，是親是疏，茲將說明分析如下：

一、 聲母部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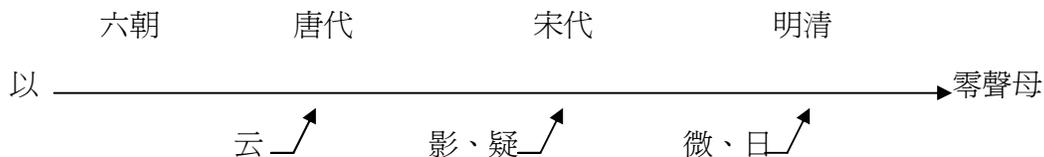
在上一節中，我們從分析中掌握的資訊為：

1. 正音母體已經產聲顎化聲母，然在地音尚未有顎化聲母出現
2. 正音母體的鼻音聲母已經消失，在地話仍保留鼻音聲母

若是從明清時期的韻書來看，明代早期官話聲母尚未發生顎化，顎化是到了清代時才發生的。葉寶圭(2001)的研究中，明代韻書《洪武正韻》《韻略易通》《西儒耳目資》等，都還沒見到舌面化的痕跡，到了清代李光地的《音韻闡微》見、精也尚未產生顎化，但是當時的「京音」以分出顎化音 $t\zeta$ -、 $t\zeta h$ 、 ζ 。

葉寶圭(2001)提到：疑母字在《洪武正韻》時期，部分疑母字已經與喻母字并為以類 j ，但五類與以類相區別，則保持 η 。《西儒耳目資》疑與喻、影之間出現混讀，疑母鼻音色彩減弱。

但是若是從竺家寧的研究來看，他認為從中古的六個聲母到國語的零聲母的演變如下：



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，竺家寧的中古音是接續《廣韻》以後而來的，應與葉寶圭研究的《洪武正韻》《西儒耳目資》等韻書的官話系統不同。然而《彙音妙悟》一書所呈現的尙未有顎化聲母出現，以及還保留鼻音聲母，到底是屬何地何處的官話？

二、 韻母部分：

1. 鼻音韻尾：

從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字中，我們看不到雙唇鼻音韻尾的字，大多為舌尖和舌根鼻音韻尾，其中又以舌根鼻音韻尾為多數。見下表⁶：

表<273>

例字	泉州話正音	南京官話	北京官話	武漢官話	蘇州方言
亮	商三柳 lian ³	lian/ ^ŋ 3	lian ⁴	nian ³	nian ³
想	商二時 sian ²	sian ²	ɕian ³	ɕian ²	siann ²
唱	商三出 tshian ³	tʃhan ³	tʃhan ⁴	tshan ³	tshann ³
掌	商二爭 tsian ²	tʃan ²	tʃan ³	tsan ²	tsann ²
巾	賓一求 kin ¹	tɕin ¹	tɕin ¹	tɕin ¹	tɕin ¹
欣	賓一喜 hin ¹	ɕin ¹	ɕin ¹	ɕin ¹	ɕin ¹
先	商一時 sian ¹	sien ¹	ɕien ¹	ɕien ¹	si ¹

從上表，可看出泉州正音與官話方言在鼻音韻尾部分是相同且一致的，為一混同的例子就是「先」字。先字在漢語中古音及大多數方言中都是舌尖鼻音韻尾 -n，此處混同於舌根鼻音韻尾是較值得注意的。

⁶ 本表音標轉載自董忠司(1999, p6-7)，更動北京官話的聲調部分，鼻化韻採用 **nn** 標示。

根據董忠司引 1907 年 K.Hemeling 《Nanking kuan Hua》中描述南京官話-n、-ŋ不分的現象。而葉寶圭也提到南京官話的一個特色就是-n、-ŋ不分來看，泉州正音的「先」字，將-n尾讀成-ŋ尾，-n、-ŋ不分的情況應該是較接近南京官話。然七十幾例中，只出現一例，要依此例斷定《彙音妙悟》中的正音是南方官話，實在有點牽強。

2.入聲韻：

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字共出現了 18 個入聲字，其中多在〈基〉韻下，唯有「擦」出現在〈三〉韻，「末」出現在〈東〉韻。由於此二字，是為特殊字例，在此我們暫時不予以討論。

若以其他 16 個入聲字來看，與正音系統相符合的官話方言來看，就只有南京官話和蘇州方言了。如下表：

表<274>

例字	泉州話正音	南京官話	蘇州方言
力	基四柳 liʔ4	liʔ4	tɕiəʔ4
必	基四邊 piʔ4	piʔ4	piəʔ4
密	基四文 biʔ8	miʔ8	miəʔ8
逆	基四語 giʔ4	liʔ4	nʔiəʔ8
吉	基四求 kiʔ4	tɕiʔ4	tɕiəʔ4
狄	基八地 thiʔ8	tiʔ4	diəʔ8

上表中，未羅列的官話方言入聲韻大多已經失落，因此省略不列。保留入聲韻的南京官話與蘇州方言中，以聲調的調類來看，蘇州方言與泉州話正音聲調系統是比較接近的，但是若從聲母與韻母的關係上來論，蘇州方言與泉州話正音差距又遠了些。

《彙音妙悟》一書中的正音字，從資料的整理分析，並與現代官話方音資料作比對，我們可以確認的是所謂的「正音」是不同於文白讀的系統，因此我們將其定為「正音層」。

根據正音層的語言資料，再與泉州的文讀音、白讀音、官話音作比較，可以明顯的看出，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層是比較接近官話系統的。而正音系統，是在語言不斷地接觸過程中，正音母體受到閩語的干擾、薰染和調整後，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語言，它並非在地語言，也不是純正的官話。就如岩田憲幸(1991)認為：

正音和北音、南音是層次不同的概念。正音就是從規範觀點來說應有的字音形式，不是就某一地方的實際發音而言。北音和南音則分別都指正音在各個地方的具體表現，也就是說。是實際發音。

這就是筆者所說的非純正官話，意即是超越南北官話方言的一個共通語言，它仍有南北官話方言的影子，然而正音者，是較標準的。

而我們從聲母中有無保留鼻化聲母 η 、聲母與-i-介音結合後有無產生顎化現象，入聲韻是否消失等，再加上唯一一個孤例，突顯出正音系統中，舌尖鼻音韻尾-n與舌根鼻音韻尾-ŋ相混的例子中，推測《彙音妙悟》的正音層，是比較接近南京官話的語音系統。

